

# 吾愛吾師，吾師更愛真理

(本文插圖刊第39頁)

● 楚崧秋 (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)

任何東西都要犧牲才能新生；但犧牲自己重要的條件，就是首先認為這個犧牲是光榮，是人生的真理，才能去顧人羣而不顧自己，顧國家而不顧個人。

## ——錄自 經國先生的話

民國七十七年元月十三日黃昏時刻，爲了中央日報社的事情，與工商界部分人士在國賓飯店有一聚會，主客是新聞界前輩、國之大老黃少谷先生。尚待入席，少老對我說：中央召集臨時中常會；我向他耳語，莫非主席健康有了問題？他帶幾分憂疑神色答了一句話：「擔心的正是這個。」

少老依然爲報社事，客觀的說了幾句話，走後不到一刻鐘，電話鈴頻頻響着，坐在我側的好友葉明勳兄附耳而言：「主席已經不幸永離國人。」我不相信，因爲知道您先日選到總統府上了班；我更不能接受此一事實，因爲目前國家和黨都太需要先生領導我們度過難關，踏上坦途。

可是鏗一般的事實，在幾分鐘後，已經猛擊心坎，我只有向事實低頭了！可是聚會因我而設，只得強忍一切，暫時不動聲色，勉力終席。趕

往報社，同仁們陷於一片悲痛哀戚的苦海中，只有效法着逝世領袖的一貫工作精神，默默地埋首工作，每個人都願獻出所有的真誠和心力，來爲這位爲國爲民、鞠躬盡瘁到最後一分鐘的最高領導者作最後的服務。

## 相隨復興關上

我在處理完份內應該做的事情之後，一時彷彿失落在時空的空白中，而不知如何自處自拔。由報社到回家的路上，街燈雖照常的閃爍，行人却比往常稀少，人們好像都知道發生了甚麼大事；而在注視着黨政當局如何肆應這突來的變局。電視播出一連串應有而適時適切的措施，足以穩定大局，安堵人心。我立刻想起，這些都是先生早已安排好的憲政軌道；甚至於可以說：莫非是先生久已爲國人作了心理準備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有如潮湧般地沖擊着我頓時陷於似成空白的腦袋，幾乎徹夜難以成眠。回想起四十四年以來的師生情義，一幕接一幕、一事連一事、一言復一言地在我腦海裏翻騰，霎時的空白又頓然填得過滿，幾乎令我難以自支。

首先，我想起初入門牆的往事。差不多半個世紀了，但一切歷歷如在眼前。那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底的一個上午，我前往離重慶復興關不遠的馬家寺中央幹部學校校本部報到的時候，踏入校門，立見一邊一個大標語：「要做官的莫進來，想發財的請出去！」入校之後，知道這是您親自擬定的；還有就是禮堂中、操場上斗大的三條警語：「清清白白的做人，實實在在的做事，一心一意的革命」，也是您自定的。這些都是辦學方針，也是人格教育的開宗明義。幾十年以來，您以此期望我們，也以此誘導全國的青年界和您所有的朋友和部屬，您這種精神感召是無遠弗屆、歷久彌新的。

## 初領先生風範

就是那一年入冬，日寇對我西南大後方發動困獸式的最後攻勢，貴陽告急，重慶震驚，先總統蔣公，也是當時我們的校長，及時號召十萬大專學生投筆從戎，救國赴難。我們研究部的同學近三百人，約三分之二自動請纓，我爲其中之一。這時學校已由馬家寺遷入復興關中央訓練團的

所在地，先生一面辦學，一面訓練政工幹部，同時奉命擔任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，我當時蒙您指定以秘書名義，參加籌備工作，這是四十多年來，正式為您工作的開始，自然也就是在您的循循教導之下，如何盡心盡力為黨國服務的開始。在我的漫漫回憶中，您在言教之外，更是如何的重視身教。

記得入校入伍之初，您與我們夏日穿同樣的草綠制服、着草鞋，冬天穿灰棉軍服、打綁腿，一起用餐、一起升旗，有時還一起自習和聽講，我發現您的求知慾和生命力好像比任何人都旺盛。當我們決心自力修築馬家寺校區的青年路時，您打着赤膊、穿條短褲，伸展堅壯臂膀，揮動粗大雙手，流着滿身的汗，有說有笑地和我們比誰做得快；休息一會的時候，您帶領我們唱幾條簡單而雄壯的歌，還講些發人深省的故事給大家聽。師生之間真正融為一體。從那時起，我發自肺腑的敬愛您。

### 身教恩澤縣長

最難忘的莫過於第一次陪您出巡。那是三十四年的秋天，抗戰剛剛勝利，您帶着一個司機和我與另一秘書陳君，自駕吉普車由重慶出發，經廣元，越秦嶺，到漢中視察青年軍二〇六師，然後轉往西安，下榻於胡宗南將軍的寓邸。數日後飛往故都北平，讓我這不曾見過世面的青年，初覽祖國河山之勝。

同重慶後不久，您即命遠赴東北折衝對蘇關係；第二年春回到南京，您要我落腳於您的住

處勵志社，為您處理日常事務，後來幾個月您為公務，南北奔走，四處馳騁，我都奉命隨行，包括您的故鄉奉化溪口。雖然行旅間，我能為您做的事極為有限，我體會得到是給我多見識、多學習、多領悟的機會。畢生更難忘的一件事，是我決定參加三十五年的公費留學考試，您先晚告我：「次晨送你赴考。」我一再懇辭不敢，可是第二天清晨，您却喊我可以走了，自駕吉普車直往考場。

大陸變色，跨海入臺，三十八年多您告我奉校長（指蔣公）命將主持國防部政治部的工作，要我準備做點事情。初期，大多是一些文字方面的任務。不久韓戰爆發，您派我去日本參加盟軍總部對敵心戰工作，一年多之後，因為自己不小心，做錯了一件事，您知道之後相當失望；事後雖然從來沒有當面斥責我，甚至提也不提，可是無言的身教，對於我以後三十五年做人做事，真有莫大的啓示和警惕。正是抱着師道嚴明、師恩深重的雙重心理感受，使我後來為黨國服務，俾能免於大過。包括這次重返中央日報在內，您在去年七月四日召見我時，總是慰勉相加，殷殷期許。我告訴先生：「我會毋忘師訓，盡一切努力以赴。」同時也稟慰您：「教育長（四十四年來與他單獨見面時的唯一稱謂）除了行走不便外，身心都非常健朗，千萬為國珍重。」可是我內心上已察覺到，您的精神體力因過分辛勞，似乎顯得有些衰微了。

### 一生許國為民

回顧先生的一生，自十四歲遠赴冰天雪地的蘇俄留學，到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為國事嘔心瀝血而不幸去世，您是一個始終懷抱着崇高理想，永遠為天下真理而奮鬥到底的人。正如您自己的名字所取義和涵育的：「經國家、定社稷、序人民、利後嗣者也。」（左傳語）這四大目標，亦正是您一生所努力實踐的真理，緊緊操持，牢牢守住，一分一秒也不會放鬆過，忽略過，乃能在任何橫逆相加、怨謗叢集、危疑震撼，不可終日的情勢下，仍然志定神清，屹立不搖，一視義之所在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因此，您認為：「人生有三件大事：做人要有目標，做人要有作法，做人要有交代。」

在您五十多年為苦難國家犧牲奉獻的漫長歷程中，您一心一意就是要實踐國父博大精深的主義，貫徹蔣公救國救民的志節，來完成反共復國，建立民主憲政的艱鉅使命。因此您時時自我警省：「必須有對國家民族奉獻的意願，而沒有任何特權……具有激烈的革命精神，具有充分的民族素養，以復國的尖兵自居，以建國的工作自命，以革命的聖人高自期許。」

最使國人永遠懷念、永不相忘的，是您親民愛民，如保赤子的天賦本性，以及您那光風霽月，百折不回的偉大人格。大家不會忘記您曾親自寫道：「人生最快樂的，就是天和和羣衆生活在一起，離開羣衆的人，就喪失了做人的意義。」您又剴切的告訴大家：「我們應該憑自己的力量，或服十百人之務，或服千萬人之務，一切為人，一切為社會，無我無私，至公至正。」

## 內心充滿著愛

爲甚麼您對羣衆有這般愛心、決心和信心，乃是基於您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。因而您一貫認爲：「對主義負責、對領袖負責、對國家負責，才是最大的榮譽。」爲了克盡您的責任，乃長期由經驗、學習、教訓、挫折，乃至一時的失敗中，鎔鑄爲一種獨特的性格，磨練成一種過人的修養，從而產生出無盡的生命源泉，來支持您所懷抱的理想，踏着真理，邁向真理，以期實現真理。因此您十分相信：「我們講修養，就是培養積極性、創造性、奮鬥性的人格」；進而認定：「人格、意志，加上決心，便是成功！」所以一生之中，您永遠認爲：「人格重於生命，高尚的人格是革命者最偉大的榮耀。」

先生啊！您數十年之間，說到那裏，一定做到那裏，且有無數的事，您做了根本不說。記得您平生常常引用的一句諺語：「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」；您的苦楚、您的毅力、您的信念、您的愛心，經過千千萬萬呈現在國人眼前的事實，以及不知有多少各行各業、男女老幼的親歷身受，無人對您作爲一個普通國民的高貴氣質有任何疑問，也絕少有人對您作爲一個國家領袖的勤政愛民，而不感激涕零。當您與世長辭之後，雖然您看不見一般老百姓野祭路哭的哀傷情景，聽不到國人號啕淒楚的悲痛悼念，自然更感受不到舉國上下爲您馨香默禱的至情至性，然而這一切心聲淚影，無數刻骨銘心、自然流露的人間情義，都將記載或反映在史實之中，因此大家都深深覺

得：「您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」；也切切相信：「您永遠與中華民族同在！」

## 打完真理之戰

就我個人的總感受來說，先生一生實在太辛苦了。爲了多難的國家，爲了苦命的民族，爲了貫徹領袖救亡圖存、復興國民的意志，爲了實現您悲天憫人、永遠與民衆在一起的一生宏願，您付出了一切，包括您的生命在內。回想起來，自民國二十八年您初履貧窮荒塞、久經共禍的贛南工作，到先生最後在復興基地貫徹民主憲政，加速反共復國整整五十年之間，您最高的政治理念，實在可以概括於您終生服膺和篤實踐履的兩句話：「一切以國家利益爲重，一切以民衆福祉爲先。」

每讀到您「千斤重擔壓肩頭，一片忠心報黨國」兩句話，您那愛國愛時的心情，神力交瘁的形影，赤膽忠魂、求好求成的意願，披肝瀝血，爲國爲民的襟懷，無一不呈現在全國同胞同志的眼前。儘管如此，還不免有極少數昧着天良、顛倒是非的人蓄意污辱您，毀謗您，可是您從不辯解，更不計較，只肯讓事實來說明一切，讓歷史來公平判斷。

然而，這對於一個有血有肉的生人來說，是否太殘忍了呢！蔣公會謂：「自願一生，實無時不在患難、恥辱、艱危、誣陷、滲透、顛覆，出生入死之中！」先生啊！這不也正是您畢生的寫照嗎？

當民國四十五年蔣公七十歲時，我有幸首先

讀到您所寫「我的父親」一書，其中寫道：「家父是一個革命者，以救國救難的革命事業來充實基督的生命。家父是一個基督徒，以背十字架的基督精神，更堅定了革命者的意志。因此家父以極其超然而又非常自然的態度，來從事於革命大業。」今天，當吾師大去之日，重溫舊卷，容色照人，特恭錄斯言，以告祭於先生靈右，因爲您也正是這麼一個人，在無窮患難困厄中堅持理想、懷抱真理度過了充實而坎坷的一生。

## 來生願返師門

正如聖經上所說的：

「那美好的仗，我已經打過了；當跑的路，我已經跑盡了；所信的道，我已經守住了！」於今全國同胞知道：您所走的正義之路、所信的仁愛之道，走得實在太累了；您爲真理所打的仗，打得實在太艱苦了，然而同胞們用千萬顆熾熱的心，會使這正義路基鋪得永遠穩固，用他們誠摯的淚會長期清洗這道上的渣滓。先生啊！您安息吧！記得民國十四年國父崩逝，蔣公在廣東軍次遙祭文中曰：

「精神不滅，吾師千古；主義不亡，民國長春。」

這是全國人的心聲，大家會齊心一德，走完您未完的路。

至於我這個老學生呢？一生蒙您謬愛提携，恩同父執。生不能心領神會，爲師爭氣，死當結草啣環，重謁師門，但不知您是否願再收納我這個不肖，但自分情性善良的學生啊！